

公孙梦 著

无影侠医

(下)

蓝天出版社

第十七回 胆子吓大了

玄元指闻名江湖，乃苍山独夫仗以成名的绝技，与少林寺一指禅相较十分轩轻，沈竹青既学会了，怎不叫人羡慕？

孟云天道：“青妹天资聪颖，智慧超人，短短一年，居然学会了伍老前辈的绝技，令愚兄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”

孟如龙赶紧接口：“青妹资质不凡，丽质天生，才貌双绝，古来出名美人，除了文才，几曾见过像青妹这样武艺高强的，可以说青妹是古往今来之天下第一美人！”

沈竹青听得心花怒放，表面却毫不在意的样子：“哟，别这么说，我可当不起。”

严鹤道：“青妹一年有此成就，可喜可贺，将来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。”

严婷道：“青姐一路扬名，都传到南京城了呢！”

沈竹青假装不知，道：“出什么名呀，人家怎么说？”

严婷道：“江湖上传说，新近从五莲山下来个美貌绝伦的女侠，凡称颂五梅门及四凶禽者，都要受到严厉的惩治。女侠武艺高强，不少江湖成名人物，都成了手下败将。于是，众人给起了个艳罗刹的别号。”

沈竹青问：“艳罗刹，这个绰号好不好啊？你们倒说看看。”

孟云天道：“好、好，怎么不好？艳者，美丽也，罗刹者，言青妹义正词严，对肖小恶徒决不容情，三字结合起来，不正是青妹的长处么？”

孟如龙道：“对极、对极，从此江湖恶人听见艳罗刹三字，无不抱头鼠窜，逃之夭夭。”

沈竹青心里受用极了，微笑道：“我不过在路上了月余，竟闹下了那么大的名声，这可是我没想到的，现在，南京城都认识我了么？你们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认识认识，哪能不认识呢？”孟云天回道。

“比起无影侠医之名如何？”

严鹤老老实实在地答道：“无影侠医在南京城打败南京一霸，故妇孺皆知，青妹的声名，还不如无影侠医。”

沈竹青面孔一沉：“是么？”

孟云天道：“严兄，此言差矣，李剑心那小子不过仗着武林一丑关老爷子的威风，一时出尽风头，青妹一路旗开得胜，会了不少成名人物，名声之大，影响之广，李剑心那小子怎比得上？”

孟如龙道：“要在南京城得个彩头还不容易？这两月来南京一霸姜超，不是支起锅灶，另行开张了吗？只要找他一斗，岂不轰动全城？”

沈竹青喜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孟云天道：“这老小子一展偃旗息鼓，姜府大门紧闭，

这老小子也不知到哪里去了，前两月忽然大开了门，张灯结彩，油漆一新，重又威风起来，他手下那些地痞，又在南京城内叫起了姜府的字号。他儿子花花太岁姜恩隆，带着火眼彪罗泰、追魂刀吴世保，又在各大酒楼招摇，听说铁陀智圆、断魂铜郝勇还请来了一些厉害人物，声势远非昔比。那些江湖上的卖艺人、算命打卦摆摊的，现在都叫苦不迭，重被姜家敲榨，南京城里，富商巨贾，莫不惶然，只要不与他们交往，随时都有祸事临头，不是店中被人抢了，就是家中有人死得不明不白。只得像以往那样，送上银两珠宝巴结。这干净不久的城市，又被他姓姜的搅得乌烟瘴气。”

沈竹青兴奋已极，道：“那真是好极，我们也到姜家门口去大闹一台，把姜恩隆一班小子，姜超、铁头陀一班老小子，也当着百姓的面，打他个落花流水，让他威风丧尽！”

严鹤道：“姜府重树旗帜，自是作了番准备，青妹不可造次，免吃大亏。”

沈竹青不高兴了，道：“你怎么如此胆小？有沈严孟三家在南京城，岂容姓姜的称王称霸？你不去，尽可在家呆着。”

孟云天听她真要去，心中暗惊，忙道：“青妹，严兄也是好意，你……”

沈竹青杏眼一瞪：“我怎么啦？你去不去？说一个字就成。”

孟云天着难了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但当着竹青的面不能自己拆自己的台，只有硬着头皮道：“青妹一定要去愚兄舍命奉陪。”

沈竹青这才一笑，又问：“如龙，你呢？”

孟如龙受宠若惊，大声道：“这本是我的主意，还能不去？青妹走到哪里，我孟如龙跟到哪里，决不含糊！”

沈竹青笑道：“好，爽快，这才像个血性男儿！”

严鹤知道是说给自己听的，脸上实在挂不住，便道：“青妹此举，伯父一定不赞成，不信就问问看。”

沈竹青嘴一翘：“你啊，严兄，总不是个孩子了吧？学武人不去江湖闯荡，成天在家守着父母，唯父母之命是从哪里像个练武人？严兄家学渊源，武功极好，不去闯个万儿出来，岂不辜负十数年的辛苦？你瞧自古以来，哪个名人儿不是刀光剑影中闯出来的？哪个英雄不是经历了千辛万苦，击败了无数个对手，才受到人们赞扬尊崇的？像你如此下去，怎能成就一番事业？”

一席话，把严鹤说得面红心跳。他虽不赞成她的一些看法，但向来钟情于她，都以她意愿为自己的意愿，此次若不与她一块闯荡，自己在她心目中定是一跌千丈，孟氏昆仲反要受她青睞了。于是一咬牙，断然道：“青妹所言极为有理，愚兄愿随马后，共闯姜府！”

严婷道：“光凭我们五人去挑战么？”

沈竹青道：“是啊，莫非还要带家丁仆役？那才是累赘呢。”

严婷不言语了，心中颇不以为然。

孟如龙道：“青妹，何时去？”

沈竹青道：“明天！”

孟云天小心地道：“明天？是不是仓促了些？”

沈竹青道：“有什么要准备的？带上兵刃不就得了么？”

孟如龙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沈竹青道：“好，明日辰时末，在承恩寺广场会合。”

她这么决定，其余人只有喏喏答应。

第二天一早，沈竹青叫上绿萼、红蕊，让她俩携上兵刃，不要惊动府中人，悄悄出门。

来到街上，两个丫头问小姐到何处。

沈竹青道：“我让你们去开开眼界！”

绿萼道：“瞧要把戏的？”

沈竹青道：“瞧真刀真枪杀人！”

红蕊道：“小姐，莫吓死人。”

沈竹青道：“好，明说吧，今天上午我要大闹南京一霸姜超的狗窝，要和李剑心那小子一样，不对，要比那小子闹出更大的万儿来，让南京城、江湖上，通统知道有我艳罗刹沈竹青的大名，让黑道人物闻风丧胆，抱头鼠窜！”

绿萼道：“小姐，今天真要去闹姜府？”

“那里还有假？”

“哎呀，那不行，老爷知道了要罚我们的！”

“罚什么？是我叫你们陪我去的！”

红蕊道：“小姐，就只我们三人么？”

“还有严氏兄妹，孟家昆仲。”

“打得过人家么？”

“那是当然！”

“可人家多啊！”

“人多都是饭桶，有何用？”

三人边说边走，不一会就到了广场。

沈竹青举目四望，广场人多拥挤，声音嘈杂，卖艺的，说唱的，锣鼓是锣鼓，丝竹是丝竹，各吹各的，各唱各的，人们东一堆西一堆围着观看。

严家兄妹见到她，便抬手示意，当下五人会合。可孟家弟兄还未见，又等了一会，才见他俩并肩而来。

沈竹青道：“走吧，别胆怯，由我打头阵，你们只管看热闹好了。”

孟如龙道：“哪能如此？先锋由愚兄当，你主帅稳坐中军帐便了。”

沈竹青道：“好，今天该是我们五人大显身手，崭露头角的时候了，走！”

她高昂螭首，威风凛凛，当先走在最前头，浑不知等着她的是何等的对手！

不多时，已到姜府门前十丈处。

只见两扇厚重的朱漆大门半掩，从最上面的台阶到最下一级，每个台阶上相对站着两人，一边青衣，一边黑衣，数了数，一边六个，共十二个。

站门的都有十二人，好大的气派！

沈竹青道：“先过去命那些家丁通报，如不听话，就把他们打翻！”

说着迳直往大门走去。

严氏兄妹和绿萼、红蕊，跟着去了。

孟氏兄弟互相对望了一眼，硬着头皮上。

来到门前，沈竹青喝道：“你们这班奴才听了，艳罗刹沈竹青，要见鬼面金刚姜超，快让他出来见我！”

她满以为只要报出“艳罗刹”三字，那些家丁定会面露惊骇，一个个陪着小心，请她姑奶奶稍待，立刻飞报内院。

哪知站门的汉子听了，先是一愣，继而大笑起来。

最下面的一个黑衣门丁问她：“你是粉头么？人长得不错，就是口气太大了点……”

“啪！”一个清脆的耳光。

黑衣门丁被打得跌出一丈外。

其余门丁大怒，除了两个最靠门的，另外九人立即从台阶上下来围住她。

沈竹青立刻拉开架势，吐气开声，拳无虚发，三下五除二便把九个家丁打得鼻青脸肿，头破血流。

站门的慌了，两人中一人忙往里跑，一个横身挡住大门。

沈竹青跃上台阶，一脚将他踢到大门里去，挥拳把两扇大门打开了。

她今日本为炫耀武功而来，两足一顿，飞身而上，掀

住“姜府”两个字的横匾，只一扯，便被他扯了下来，扔到门前的空场上。

过往行人看到这种场面，哪里还肯走开？人便越聚越多，喧哗声此起彼伏。

孟氏兄弟见她把人家的招牌砸了，知道事情已经闹大，不可收拾了，不禁心中愀然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从二院里出来了一伙人，打头的是花花太岁姜恩隆和火眼彪罗泰、追魂刀吴世保。

姜恩隆见是个绝色女子，眼都直了，问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怎么敢动手打人？”

沈竹青斥道：“你又是干什么的？通名！”

“花花太岁姜恩隆姜少爷，听说过么？”

“艳罗刹沈竹青，听说过么？”

“久仰、久仰，沈小姐有话好说，请到里间一叙如何？”

“瞎了眼的东西，姑奶奶是来做客的么？”

姜恩隆双眼不眨地瞅着她，越看越爱，道：“不是来做客，难道是来说亲的？你小妮子长得不错，既然送上门来，我花花太岁照单收货，绝不负美人心的！”

严鹤听他说些不三不四的，不禁勃然大怒，斥道：“大胆的东西，闭上你的臭嘴，沈小姐千金之体，岂是你信口污损的！”

“你小子报上名来！”

“严鹤！”

“哦，这里还有一个小妞，长得也很好啊，吴兄、罗

兄，今日艳福不浅哩！哈哈……”

严婷从未见过此等场面，气得粉面通红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严鹤道：“你再污言秽语，大爷就不客气了！”

姜恩隆冷笑一声：“你，还有孟家两兄弟，以为我姜少爷不认识你们么？今天你们找上姜家，是来寻衅的了……”

吴世保无意中看到了被摘掉的招牌，就打断姜恩隆的话，指给他看。

姜恩隆一看大怒，暴跳道：“好个贱婢，竟敢砸了姜府的招牌，今日不将你捉去府中重治，你也不知道小锅是铁打的！”

沈竹青斥道：“姜小子，有种的来！”

姜恩隆卷起衣袖，道：“还能怕了你？”

罗泰一抖三节棍，抢先出阵。

沈竹青哪里还等得，早就亮出三尺青锋，一式“白蛇吐信”，直点罗泰咽喉。

她这一出手，就没让罗泰喘过气来，也没让罗泰还击她一棍子，就在第八招上，她一剑斩断了罗泰的左臂。

罗泰一声惨叫，当即晕倒，被姜府人拖走，送进院内。

姜恩隆一惊，情知今天遇上了扎手人物，赶紧退后三步，一个倒翻上了台阶。

就在此时，铁头陀智圆、断魂铜郝勇、鬼面金刚姜超相继从门中出来。

一年前，李剑心大闹姜府，一年后又出来这么个丫头，

莫非旧戏重演？姜府又要触霉头？他们互相交换了眼色，站在台阶上不动。

追魂刀吴世保亮出弯刀，沈竹青不等严鹤上前，早就一式三剑，刺向吴世保。

吴世保一把弯刀上下翻飞，劲风呼呼，比起一年前也大不相同了，只因他受伤后，跑回贵州青龙洞哭见师傅，并约请师傅下山报仇，青龙洞主派出首徒米镇江，便留下吴世保再练功夫，所以，他比一年前，大有长进。

两人一场大战，剑影刀光，变幻神奇，战到三十个回合，沈竹青一剑刺中吴世保的右腕，鲜血迸射，弯刀跌落。

沈竹青连胜两人，更是心中笃定。

她将剑挽了个剑花，叫道：“姜超，还不滚下来，姑奶奶要教训你！”

围观者逾千，齐声叫好。

最卖力为沈竹青捧场的，是那些倍受欺压的江湖艺人和小摊小贩。

他们希望姜超又一次垮台。

铁头陀智圆道：“小妮子，休要猖狂，让你见识见识佛爷手段！”

他抡起禅杖，双手一抖，禅杖似条枪一般，当心搠来。

沈竹青不敢以剑硬架，施展出灵蛇十三式，脚步十分灵活，上身极为柔软，忽地一个铁板桥，头几乎倒垂于地，禅杖自然走了空，急忙撤回，与此同时，竹青身子弹起恢复原状，手中剑“白蛇吐信”、“青蛇攀枝”、“金蛇摆尾”，

一连三式猛攻过去，剑剑都是杀着，把铁头陀迫退一步。

铁头陀大怒，怎能栽在一个女娃儿手里，还要不要在江湖上充字号！他展开一根铁杖，点、杖、击、格、崩、砸，使得泼风似，招术老练沉稳，立即扳回了局面，把沈竹青裹在黑影内，每一杖都运足了内力，沉似山岳，使沈竹青难以招架。

沈竹青吃了一惊，急忙剑指结合，待有机会，便施出玄元指，以一股尖锐无匹的气波，射向铁头陀。

铁头陀不想有此一着，冷不防被气波击中左胸脉穴道，一条左臂哪里还举得起来，差点连禅杖也掉了，吓得他急忙一个倒翻，跃出三丈，嘴里大骂道：“小妮子，你暗箭伤人！”

沈竹青傲然道：“姑奶奶从不用暗器，你身上带外伤了？简直胡说八道！”

断魂铜郝勇不禁吃了一惊，这小妮子已会使玄元指，是苍山独夫伍云的女弟子，倒不可小觑了她，于是提铜上阵。

郝勇对玄元指有了警觉，沈竹青便难以施展，郝勇的一条铜，神出鬼没，加上内力又足，沈竹青走不到十五个回合，便感到吃力万分，渐渐守多攻少。

严鹤也看出沈竹青不支，但又碍于竹青面子，不好上前相助。

孟氏兄弟也是一般心思，谁都只在心里着急，谁都不敢上去助她。

沈竹青已被对方迫得手忙脚乱，恨不得叫人赶紧来协助，但她又怕被人轻视，便不愿出声呼救，只巴望他们自动上阵。

哪知这些家伙居然袖手旁观，莫非要看着自己落败才高兴？想到这里，又气又急，只好施展全身解数，奋力抵挡。

还是绿萼、红蕊最了解自家小姐脾气，知道小姐宁死也不愿当着多少人的面求人的。

绿萼于是对严鹤道：“小姐力胜三人，哪还有劲对付这老头？还不快去换小姐下场。”

严鹤有了借口，这才仗剑跃入，嘴里喊道：“车轮战法么？无耻已极，严小爷来会会你！”说着，一抖长剑，暴出两尺长的剑芒，以家传玄英剑法，瞬间攻出七剑，才将郝勇逼退，沈竹青这才气喘吁吁退出圈子。

严鹤剑法已深得其父真传，一支剑出神入化，剑招沉稳老练，变幻多端，内力强大，剑气吞吐闪烁，与郝勇一支铜打得难分难舍。

沈竹青在旁观战，这才知道严鹤武功并不在自己之下，心中说不出有股什么滋味。

但是，四十个回合以后，严鹤的剑招慢了下来，渐渐走了下风。

沈竹青一急，对孟氏昆仲道：“你俩上一个，双战这老家伙！”

孟云天舞起一把雁翎刀，与严鹤双战郝勇，立刻扳回

了劣势。

孟云天刀法精纯，攻势凌厉，郝勇难于抵敌，连连退步。

这时，一个白影一晃，接过了孟云天的刀，一柄弯刀乘隙攻入。

孟云天一看，是个白衣人，年约四十，生得丑陋凶恶，和追魂刀吴世保一样，使的是一柄薄刃弯刀。

孟云天叫道：“什么人？报出字号！”

来人桀桀怪笑：“贵州青龙洞主首徒米镇江，谅你小子也不知米大爷的来历！”

孟云天心中一凛，这青龙洞武功自出一家洞主秦尚武，为人古怪，功力深不可测，在云贵山川颇有名气，是出了名的难缠难斗之人，今日怎么碰上了他的徒弟？真是倒了霉。

心里想着，嘴里却道：“你与姜超有何关系？竟来架这梁子？”

米镇江笑道：“吴世保是我师弟，你们竟敢招惹青龙洞，今天一个也别想走掉！”

说话间，走了八招，孟云天的刀被米镇江震飞，人也被点了穴道，交给家丁们擒住。

孟如龙大惊，想上去抢救，心中却又惧怕，只是站着大叫：“快放了他，否则，虎威镖局与你们没完！”

米镇江的功夫，比师弟吴世保不知高出多少，他见孟如龙不敢动手，料知他也不是对手，便朝沈竹青跃过去，

喊道：“喂，小妮子，看刀！”

沈竹青见孟云天被擒，急得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，正想拼起一条命去救人，米镇江的刀已向头上劈到。

沈竹青一个滑步，以攻代守，剑尖直点对方胸口。

米镇江怪笑一声，弯刀猛地往下一横，砸向沈竹青的剑身。

沈竹青见来势凶猛，不敢硬接，立刻抽回长剑，“青蛇缠腰”挽了个剑花，横扫过去。

两个瞬间交手二十回合，沈竹青只有招架的份，哪有回击之力？

绿萼、红蕊大急，双双跳过去围攻米镇江，以期让小姐脱身，但她们的算盘打错，米镇江只三招两式就将她俩的剑身震断，人也被点了穴道，眼睁睁望着黑衣家丁将自己拴上绳索捆住，而且小姐危急万分，也逃不出姓米的指掌。

严鹤与郝勇差的是内力和交手经验，但他虽处于下风，只要沉住气，一时也不会落败，陡见沈竹青危急，便不顾个人安危，使出个绝招迫退郝勇一步，立即跃过来救援沈竹青。

但郝勇何等人物，岂容他脱出圈子，没等他跃过三尺，便跟踪过来，又将他圈进铜影。

严鹤大叫道：“沈妹快走，回去报信！”

但沈竹青哪里走得了？

米镇江一把弯刀将她逼得无路可走。

孟如龙心胆俱寒，有心逃走，又怕受伯父责难，思来想去，不如上去拼两招再说，不然以后如何交待？

他挥起雁翎刀，协助沈竹青双战米镇江。

沈竹青压力减轻，松得了一口气，便立即展开灵蛇十三式，还乘机施用玄元指，这才把米镇江泼风般的刀势阻住。

鬼面金刚姜超不声不响操起厚背鬼头刀，上来助米镇江战孟如龙。

孟如龙心怯，家传刀法也施展不开，心慌意乱中，被姜超一刀背劈在腿上，当即嚎叫着倒地被擒。

沈竹青听见孟如龙惨叫，心一慌分了神，立即被米镇江磕飞了剑，弯刀架在粉颈上，她双目一闭等死，却觉肋下一麻，顿时动弹不得，被那些如狼似虎的家丁捆上了绳索。

严鹤奋力抵挡郝勇，听见孟如龙的叫声，忙着侧头探看情形，见沈竹青被擒，大叫一声，一个鹞子翻身腾空向沈竹青落去。

沈竹青见他奋不顾身救自己，心中又一次受到感动。

哪知严鹤刚落地，米镇江便将他逼住，郝勇也接踵而来，前后一夹攻，严鹤哪还吃得住，被郝勇一铜点在背上，喷出一口鲜血扑倒在地上。

到此为止，沈竹青全军覆没。

那么，严婷呢？

严婷眼看哥哥动手之后，深知今日凶多吉少，便趁人

不备，一个燕子三抄水，掠进人群中不见。

她到哪里去？

先到沈竹青家，向沈志远报信。

接着又去了孟家，最后回己家。

沈志远急得连忙找伍云，伍云二话不说，抄起旱烟袋就往门外走。

沈志远立即叫齐了任继发、史敬，急奔承恩寺广场。

那厢孟彪、严子林，也各带自家人马，急急赶往姜府。

等他们会聚在姜府门前，早已没了人影，连看热闹的也走光了。

伍云道：“索性把大门砸了，再……”

话犹未完，门却开了。

鬼面金刚姜超，率断魂锏郝勇、铁头陀智圆迎了出来。

姜超一抱拳：“不知各位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恕罪、恕罪！”

沈志远也连忙还礼：“冒昧登门，打扰主人，心实不安！”

姜超一侧身让开道：“有何见教，请到里间再叙。”

众人见姜超如此客气，心中虽然狐疑，但放下了一半心，遂不再推拒，跟他往里进。

这姜府好大的排场，一连进了三进院子还有院子毗连。

主人邀来客在第三进院里的客厅叙话。

三家人除沈家三个总管加伍云，人数较少而外，严家来了十人，孟家来了十二人，这总共二十七人挤在这间大